H. H. MU CHINESE LIBRARY

石介慶曆聖德頌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修請素謚克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退竦樞密使勅。十三日勅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

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貺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顯列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天地。奏於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

言。伏覩憲宗功德赫奕焯爍。照於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
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
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
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焯爍。
映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
姑蔵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
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
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

大葉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寀君相予久予嘉君伐
君仍相予筵鏞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
二相廣積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寀太后乘勢揚沸大埶汝時小臣
危言棄棄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堅予讜說賊叛於夏注予
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之
予曉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
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忘義
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浮
衾褐沙磧萬里死主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

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
賚予予其敢忽茲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實黃髮事予二紀
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撼予早識琦琦有
奇骨其踞魁礧豈視居楔其人渾僕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敦
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
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
以補予闕素相之後食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櫺至今諫疏在予
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
茲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

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遑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嘿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舃。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茅坤曰、不避嫌。不畏禍。一片愛才好賢之念。千古而下。猶可想見。

鍾惺曰、古韵淋漓。當與退之元和聖德頌共垂不朽。

石介論有民則有天下國家疏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本根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侯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以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

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君輕蓋不
敢以萬乘驕民也

鍾惺曰書曰一能勝予又曰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皆言民之可
畏也此疏得其意而詳言之最警策動人

子坤曰古今興亡莫不由此

石介根本論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

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叛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

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
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吕望義勇也。陳勝豪傑
也。黄巢姦雄也。伊尹吕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畎畝。起佐湯武
放桀條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肰舉兵以誅秦。豪傑
矣。夫黄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饑。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
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
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
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麋豕視

顧夢麟曰說至此公入本題矣臣若出

民故民離散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恭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煩館驛勞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墮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以使任抑兼并斥游墮謹求其利病而各著於篇

鍾惺曰寫民心可畏處讀之使人凜凜

石介明禁

國家之禁踈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

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憻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帛絲桑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鍾惺曰、今天下不復雍熙太平如三代者皆緣禁非所禁人心風俗陰壞於此雖有賢臣明主勵精圖治不過一時之敕諭教誡

而已。豈能挽滔滔之勢哉。此論可謂深窺其本源矣。

荣仲曰此等臣子夫豈易得

石介責臣

大過上六居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綺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

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億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住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畧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注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斂兹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動其官剝在

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霈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鍾惺曰。罵盡古今無恥庸臣。

劉敞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勑旨為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日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容賍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其實然罪亦大矣常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寘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

不吝故稱聖王格於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奪私詢於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鍾惺曰正言直奪人主之私所匡不小甚矣諫臣之不可少也

劉敞論邪正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别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

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悪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参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踈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

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茅坤曰、有補治道之言。

鍾惺曰數語得富公心事

劉敞讓箴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繄朕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既讓如何其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於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於直公佾咈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賚維德人以厚已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質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际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携手以游

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嗤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唐順之曰。晚世貪污極矣。然而人類不至絕滅者。此等文字扶持之也。

劉敞畏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肰吾言悃愊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
吾言繩轡而不試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
能默肰而人寔多言呰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鬪而唯乎譬之於
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来有隨而瀾有壅而洄有激
而在山耕曰水哉水哉

鍾惺曰感慨湲湲在不說透

劉敞諭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輙下近臣閲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宂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勛添於竹帛○威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騖○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絶○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総擥奇俊○兼聽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

日生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啟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遊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寐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絜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思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

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雕盱拳曲空言少寔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單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舌如電添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僻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曼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領之大而智之小信雖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阪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賈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息滲於時雨厲威綮於霜雪跂行喙

茅坤曰此一語自負

息。固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亏冤未盡開。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為之坐減。赫赫之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耶。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躓。假命須刻。親戚不言。思得所逞。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師之臣。閱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貔兕。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於是乎虎踞鷹瞵。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爝。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主。主上所以乾乾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傅說之流。藏於巖野。伊尹大師

孫鑛曰可謂引君當道

之品逆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咈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鑒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爲小醜之未夷群兇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孫竹北越鑿齒受令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内分爲六

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民。困於戈鋋。積尸為山。流血成曰。糜潰屠剥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或未遑。朕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勅元會。欲以就三王之洽。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儀。怠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漏於重溟。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古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平世。孫吳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絶於聖治。容徒咲哉

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悚而謝曰菜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命矣

鍾惺曰高論足以鎮定物情使之當國謝安石之流也

劉歆西漢三名儒賛

余讀西漢書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黄金。亦滅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賛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絶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劉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椅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然。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遒。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冀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究其德黃金之偽智由信惑馳乩
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苟取拘拘畧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
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於今日月
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為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
鉉鉉實為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抉
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
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鍾惺曰自古名流遺品不至聖賢鮮能無過師善警過一語最得

尚論之要

蘇舜欽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

至則灑然忘其飢渴而詰歎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鍾惺曰富貴熱中人一遭放棄便如流徙知此趣者蓋寡惟不知

此趣而富貴益熱中也此記寫所得情境甚真與楊惲報孫會宗書一味牢騷者不同